

海鸥文丛
李旭 主编

「墮落成仁」

戴升尧

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堕落成人

戴升尧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堕落成入/戴升尧著. 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8. 2

(海鸥文丛/李旭主编)

ISBN 978 - 7 - 80240 - 172 - 3

I. 堕… II. 戴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18830 号

书 名 堕落成入

编〈著〉者 戴升尧

策划编辑 韩嘉川

责任编辑 杨淑萍

封面设计 李光鹏
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

经 销 新华书店

照 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

印 刷 青岛新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94

字 数 1600 千

印 数 2000 套

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240 - 172 - 3

总 定 价 128.00 元

1 天亮说晚安

45 人与狼

评论《关于人性与狼性的反思》顾艳

73 堕落成入

评论《堕落总有一种快感》崔均鸣

99 山谷悲歌

119 打赌

127 下辈子做条鱼

135 爱如潮水

145 如水的女人

159 林红之死

163 老虎与猴子

169 国画



天亮說晚安

1

李刚的夜总会要正式开业。临下班,辛浩接到他的电话,约他参加开业酒宴。

辛浩收拾东西准备出门,海燕文学杂志社做编辑的表姐李媛打来电话,李媛是个大作家,文章写得不可一世,但是,对社会却有点格格不入,越来越封闭,现在几乎处于闭关状态。

辛浩一边听她的电话,一边坐进车里。车是进口的日本丰田车。李媛在电话里诉说着她对现实的失望:现在人离生命本身越来越远,整个社会,人人都浮躁,忙忙碌碌的却不知道生活的方向,甚至贱踏着生命,去追求一些俗的东西,金钱、地位……李媛苦口婆心地叮嘱辛浩:这个社会负面的场太多太重,你混迹其中,会得到什么呢?定性不够,反而会深受其害……

李媛的话像一根根针,深刺着辛浩麻木的心,是啊,这个世界太浮躁,

全世界的人都很浮躁,打过春节开始,自己便一直处在躁动的状态,天天喝酒,别人请自己,自己再请别人,连轴转着,好似不想方设法把单位挣的钱喝进肚子里,心便难安,喝得头脑昏昏,血脂高、血压高、尿酸高、血糖高,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似乎生了锈的机器……

车子到了酒店门口,辛浩竟突然萌生了回家的念头,又一想,哥们要个面子,开业请咱,没理由不捧这个场,大家都活在这么一个世界上,无法太脱俗——人在江湖身不由己,辛浩总感觉有一股强大的力量,似一只无形的手,挟持着自己,随着洪流一样的世道往前走,他不知道这股力量究竟是什么,他弄不明白,他知道弄明白弄不明白都一样,他别无选择,只能随着这股洪流往前走,不然,他就会被吞噬、冲毁、淘汰,顶多像李媛一样,孤岛似的立在洪流之中,那还得具备相当的精神势力。

2

辛浩停了车，走进酒店。

李刚请了两大桌客人。辛浩留意了一下，他们这一桌两个人是分局的和派出所的警察，其余的人都是大大小小的经理，有两个人一看就是小哥出身，虽然生意也做得相当大，上千万的倒腾，但是，一言一行还是露着小哥脾性，这两位一个是驾着奔驰来，一个是驾着宝马来，很派，肆无忌惮地讲着派头。驾宝马的那位，座上的都喊他大康。大康开了几家规模很大、档次很高的洗浴中心，还搞药，岛上很多夜总会、练歌房都设有他的点。他来捧场，是为了一个女人，他的情人，叫孙红，以前是个坐台的小姐，他看上了。听说李刚要开夜总会，便找到李刚，让孙红过来做前台经理。

酒，喝得很热烈，几乎没有什么前奏，便进入高潮，提对厮杀起来。

酒与色自古以来就孪生，今儿又是李刚的夜总会开业喜宴，酒醉饭饱，大家自然会思淫欲。

两个警察喝得歪七翘八地走了，他们说不方便，以后去看看。余下的人，招呼着临桌的哥们，去了金浪。

金浪夜总会原是海城有名的摇头场所，年初，被查了。老板顺水推舟，把它盘给公安的人介绍的一个什么亲戚，李刚入了股，做了场面上的老板。金浪的歌厅装修得很气派，音响也不错。辛浩一帮人被引进一个大房间，坐下没多久，门开了，孙红走进屋，她身材瘦瘦的，白皙的脸儿，眼睛眯着，似乎有些近视，放在大街上，没人会把她跟风尘女子联系在一起，她来到一伙人面前，说，店里的小姐很漂亮，把她们叫进来，哥哥们看看。

过了片刻，孙红又走进屋，她身后，跟了一群花枝招展的小姐，一个个鱼贯而入，站成一排，立在辛浩一帮人面前。

小姐们有的高挑,有的小巧,有的婷婷玉立,有的丰满性感,几乎都穿了低胸的衣裙,弄得辛浩一帮人,一时竟感觉自己好似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的导演。一帮人都处于醉酒状态,相互间少了虚伪的礼让,各自选了自己喜欢的小姐。

辛浩看中了立在门口的一个小姐,她高挑的个儿、穿了一件黑色紧身上衣,圆领,直裹到脖颈,下身穿一条浅蓝的牛仔裤,眼睛忽闪忽闪地像有一个梦,她也是那种看上去一点不像风尘女子的小姐,辛浩喜欢这样的女孩。辛浩看她的时候,她也在看辛浩,淡淡地笑着,辛浩向她挥挥手,她便轻盈地走到辛浩身边,坐下来,小姐的名字叫莲莲。

辛浩与莲莲玩了一会骰子,喝了不少酒,又一起点歌唱,两个人合唱一首《在雨中》,唱得都很投入,房间内的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,他们的歌声引得几个男人,纷纷将搂着小姐的手放开,抢着麦克风,一首接一首地唱。

因为有喜欢的莲莲,辛浩便借着给哥们捧场的幌子,经常光顾金浪夜总会。每次来,他都要叫莲莲坐他的台,偶尔不凑巧,莲莲回了老家,他也不叫别的小姐,一个人喝酒,看别人玩,有时,孙红会抽空陪他一会儿,喝喝酒,孙红常常会很妩媚地斜睨着他,说:哥真痴情,真让我嫉妒。趁机,还会端起酒杯,紧紧偎住辛浩的肩膀,借敬酒,蹭蹭辛浩,孙红的乳房很有弹性,这个时候,辛浩突然会想到莲莲的乳房。辛浩一直以为自己喜欢的是莲莲那双清澈的大眼睛,但是,他想到的却是莲莲的乳房。

3

辛浩做梦也没想到总公司会调他到销售公司做经理,这可是个肥差使,掌握着整个公司市场的产品分流,公司生产的产品又是名品,市场供不应求,分销商们个个都挖空心思地想多弄点货,更何况价格高低也是由销售公司的头头定。这个位子一向是由总公司总经理的亲信把持着,辛浩的前任则是总公司总经理安雷的侄儿安柏文,安经理有恃无恐,乱批价格,十个分销商肥了七个,其中有三个是他的亲戚,公司产品供不应求,利润却是负数,以至于连工资都发不下去了。

辛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被点将调到销售公司的。辛浩的调任,得到很多人的羡慕和祝贺,不少人嚷嚷着要他请客,也有哥们想为他摆宴祝贺,辛浩却是哑巴吃黄连,他清楚自己接的是怎样一个乱摊子,因为前任经理的特殊身份,再乱也不能叨叨,打掉牙还得咽进肚子里。他知道安总破例安排他到这里,是来干什么的,他必须充当一个拨乱反正的角色,这个角色看上去很眩目,实际上是一个一步踏进棘子林的角色,得披荆斩棘,才能走出泥沼地。好歹销售公司还有他最亲近的人,柳琳。

柳琳是辛浩在矿泉水公司时的行政部主任。辛浩想到柳琳的时候,天就开始下雪了,雪很大,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白色。宽阔的山东路车流如川,马路两旁,一棵棵落尽树叶的法国梧桐和刺槐树上,挂满一串串、一簇簇的雪儿,洁白洁白的,像盛开的樱花。风吹过,一朵朵的雪飘落下来,跌得粉碎。柳琳的肤色就像这雪儿,洁白,还有种透明的亮感。因为雪,辛浩想起前年冬天那个下雪的日子,想起柳琳那次醉酒。那天,一家航空公司负责航班配送的经理李悦,从总部来到海城,谈判往航班配送瓶装矿泉水的业务,矿泉水在辛浩整个海城公司是个市场较难开发的产品,辛浩从业的公

司虽然是全国著名的饮料集团,但是,辛浩负责的矿泉水公司在海城却不具备绝对势力,所以一听说航空公司欲把他们的瓶装水配送上飞机,辛浩很兴奋,这可是提升品牌影响力的绝佳机会。当天下午,辛浩带着矿泉水销售公司的副经理李玉海来到李悦下榻的大酒店。谈判进行的很艰难,李悦不仅态度傲慢,开出来的条件也十分苛刻,买一瓶送一瓶,而且,量也不多,一天只送 500 瓶。李悦又是那种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主,他就是不松口。实在拗不过他,辛浩改变了策略,他说谈了一下午,初步意向已经达成。这样吧,让李经理先休息一下,晚上我们在海梦圆大酒店尽尽地主之谊,再交流交流。

回到公司,辛浩将柳琳叫到办公室,吩咐她订一包间,晚上请航空公司的李经理一行吃饭。柳琳穿了一套灰色的西服,笔直地立在他面前,一双眼睛微微眯着,点头应着,转身往门外走。辛浩注视着她的背影。柳琳!辛浩突然唤住柳琳,说:晚上,你一起参加?柳琳转回身,脸上掠过一丝惊异,尔后,微微一笑,点点头,转身走出门。辛浩从来不带女下属出去应酬,今天的破例,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。

晚宴,航空公司来了三个人。辛浩安排柳琳做副陪。

辛浩敬了三杯酒,李悦热情应着。

该着柳琳敬酒,她款款立起身,双手端着杯子,说李经理远道而来,我先敬您一杯,谢谢对我们的支持。

酒宴的节奏很快,不到一个小时,两瓶干红,八瓶啤酒见了底,气氛也在不知不觉之中,异常活跃起来。

李悦酒量够大,一瓶干红下肚,脸色依然如故。辛浩的脸已是紫红的一片,舌头也略有些打卷,他极力控制自己,表现得从容一些,端着酒杯,跟李悦一杯接一杯地喝,一口一个老李地称呼李悦。其实,李悦比他小两岁,他觉得这样称呼亲近,他说老李你得帮忙,每天 500 瓶太少了,一定得多加些……

李悦痛快地将杯中酒一饮而尽,却没有接他的茬。李悦的目光几乎一直落在柳琳脸上。柳琳已有些微醉,惺忪地眯着眼睛,闪着迷人的蒙胧神色。她端着酒杯,说李经理再敬你一杯,我们的矿泉水是最好的,你就别考虑别家的了,多加一些……两人碰了杯,柳琳抿了一口,将杯子轻轻放

下,李悦豪爽地将杯中酒干了,刚要放下杯子,发现柳琳的酒杯满着,便有些不依不饶,要柳琳干掉杯中酒,还说要罚酒。

两个人,又碰了杯,一饮而尽。

大家很兴奋,一齐鼓掌,李玉海忙不迭地拿过酒瓶,斟满酒。

辛浩没有鼓掌,他的目光落在柳琳的脸上,他还是第一次见识柳琳的风情万种。

柳琳发现了辛浩的关注,她直视着他,抿着嘴笑。辛浩的心莫名地一阵狂跳,他有些窘,他想劝柳琳少喝,却感觉不便开口。

李悦高举着酒杯,候着,柳琳斟满一杯酒,迎过去,两人连干三杯。

两人又喝了一杯。柳琳感觉,酒下肚以后,直接入了血管,很猛烈地涌向头部,她觉着有些晕眩,胃里,酒也开始翻腾,有些恶心,她摇摇摆摆地站起身,扯了桌上的餐巾,捂住嘴,趑趄趑趄地往门外走去。

辛浩吩咐女服务员跟去照顾柳琳。

大约过了一刻多钟,女服务员回到包房,辛浩顾不得掩饰自己,迫不及待地问:她怎么样?

女服务员流露几分哀怜,说她吐了几次,胃里的东西都吐净了,我扶她到九号房的沙发上躺下了。

辛浩没再问什么,继续跟李悦喝酒。李悦似乎被感动了,一个劲儿地夸柳琳实在,承诺航空公司所有的航班全用他们生产的瓶装矿泉水,每天至少2000瓶。

辛浩没有为这突如其来的成果而兴奋不已,他的心总觉不安稳,总惦记着柳琳。他借口去卫生间,径直奔向九号房,推开门,屋里灯光昏暗,柳琳躺在茶几后的双人沙发上。

辛浩走到沙发前,蹲下身,关切地察看柳琳。她的脸苍白,他小心地用手轻轻将斜散在她脸上的几绺黑发拨开,她睁开眼睛,惺忪地眯着,瞅住他。她挣扎着要坐起身,他赶忙用手扶住她肩头,叮嘱她不要动。她的身体软软地晃着,斜倚向他的怀里,他担心她滚到地上,扶住她,她顺势伸出双手抱紧他,仰起头,嘴唇热辣辣地寻找着他的唇。他窘得有些不知所措,极力回避着。她柔软的身体蛇一样在他怀中扭动着,滑腻的脸儿不住地磨擦着他的脸,他感到浑身都在发胀,无法继续抗拒,他的唇迎住她滚烫的

唇，他们热烈亲吻着，紧紧拥抱在一起。

第二天上午，柳琳没有上班，手机也一直关着。李悦来到公司，很痛快
地签了合同。

辛浩和柳琳没有沉浸在突然迸发的情爱之中，他们彼此都很理性地克制着，柳琳知道辛浩有一个很善良的妻子，还有一个女儿，他们生活得很幸福，她不想插足辛浩的家庭，尽管她很喜欢辛浩，她对辛浩是发自内心的敬佩，一个女人敬佩并喜欢一个男人，很容易变成一种刻骨铭心的爱，柳琳对辛浩的爱便属于这种，但是，她把这种爱深深埋在心里。辛浩明白柳琳的心思，他也喜欢着、爱着柳琳，但是，他被市场压着，无暇顾及这份情感，也不敢触及这份情感，他不愿让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一下子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他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，他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。柳琳也在全力配合着他，他们之间很默契，柳琳以女人特有的精细，把公司内部日常的琐事打点得头头是道，辛浩少了许多后顾之忧，率领着公司的营销团队谋划运作着，市场销售很快打开局面。

年终的庆功会上，辛浩一杯接一杯地敬自己的同事，一连喝了二十多杯青啤，他晃晃悠悠来到柳琳面前时，舌头已经打了卷，眼光也是呆呆直直的，他举起杯，说了句谢谢，跟柳琳咣当一声碰了杯，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他们的目光再次相对，柳琳的眼里竟闪现了泪花，辛浩伸出双手拥抱了柳琳，大家又是鼓掌，又是尖叫，又是拿酒杯碰桌面，气氛一下子热烈得像炸了锅。

散场之时，几乎每个人都醉了。

辛浩跟柳琳分手不久，便接到柳琳的短信，她说她想见他，此时此刻，非常想。辛浩似乎忘记了所有的顾忌，让出租司机调转车头，直奔柳琳的住所。

他们一见面便紧紧拥抱在一起，长期压抑的情感，就像晃得充满气压的香槟酒，被酒气的猛劲一冲，盖儿打开了，情感像香槟酒一样喷涌而出，他们疯狂地亲吻着……

4

柳琳被公司调到销售公司，总公司人事处的调令下得很突然。柳琳被调到销售公司没有安排任何职务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业务人员，甚至连一张自己的办公桌都没有。柳琳不明白总公司为何要这样对待自己。辛浩也不明白总公司为什么要这样安排，他直接找到总经理，安总含糊其辞，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。辛浩心里很窝囊，柳琳是自己心爱的人，为支持自己的工作付出了很多很多，如今工作局面打开了，却被赶走了，实在太不近人情，他感觉总公司这样做，实际是对自己不信任，他们不愿让自己的班子太团结，形成一个拳头，拧成一股绳，他们赶走柳琳，实际是为了削弱自己，再派一个亲信进来，监视自己。官场惯用的权术，现在竟用到企业经营管理，这样的企业不会有什么好前景。辛浩这样想着，竟萌生辞职的念头，但是，他又难以下定决心，毕竟矿泉水公司凝结了自己太多的心血，就像自己一手拉扯大的一个孩子，想到孩子，他又想到柳琳，这个孩子是他们一起拉扯大的，他想，柳琳的心情一定非常悲伤，他想给她打电话安慰她，也想听听她的意见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

电话打通了，柳琳的声音，轻柔得有些有气无力的感觉。问候了一句，辛浩竟一时语塞，好一会，才又没话找话地问，你怎么样？柳琳说没什么，突然提高了声音问，辛浩，你事前一点不知道吗？辛浩一愣，随即回答，不知道。柳琳笑了一声，冷冷的，又冷冷地说，不知道就好。没等辛浩作答，她又说以后再联系吧，我现在还有事，就挂断了电话。

辛浩久久地愣在那里，像一下子走进冰窟，冻僵了，盯着自己的手机，他不敢相信，更不愿接受，柳琳的声音是从这个手机发出的。他觉得自己跟柳琳已经走到了尽头，以柳琳的心气脾性，她恐怕不会继续留在公司，她

一定会离开公司,甚至离开这个城市。一种无法言喻的失落感电一样袭遍他全身,顷刻间,身体似乎一下散了架子。

柳琳没有离开销售公司。柳琳不仅呆了下来,还把公司的副经理,公司最厉害的业务骨干张健俘虏了。

张健是个纯种的商人,三十七岁,正当年,手中铁杆客户一大把。张健做客户的秘笈就是把对方琢磨透透的,投其所好,好钱的给钱,好色的供色,不管用什么手段,不达目的不罢休。张健的客户跟他都形成了某种利益的关系,别人很难插手。

柳琳分到张健分管的部门。经理安柏文对张健说,她恐怕不会在这里呆多久,不用分给她客户。安柏文不知接了总公司的什么指令,不分给柳琳客户,甚至连张办公桌也不给柳琳配。张健坚持给柳琳安排办公桌,他说柳琳呆多久,他管不了,但是,她只要在这里呆一天,就得配备一张办公桌,否则,他不接收柳琳,他不愿被当做杀人的刀用。张健的话说得很尖刻,也很坚决,安柏文也不愿做杀人的刀,更不愿因为柳琳跟张健发生矛盾,便答应了张健的要求。

张健把这事添油加醋以后,告诉了柳琳。柳琳挺感动,她来销售公司,本做好了受排挤的心理准备,的确不想在这里长久呆下去,她认为做销售接触的人多,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选择跳槽,她才“服从分配”,来了销售公司。她没想到会遇到张健这样的同事,这使她改变了主意,她知道张健在公司的份量,她想自己如果能够抓住张健,等于是在公司里找到一座靠山,公司轻易不敢对自己怎样,自己忍气吞声在公司干上一段业务,熟练了,再像张健那样拉住一批铁杆客户,到那时,还是这帮狗杂碎在公司当道,她再跳槽,出一口恶气,她甚至萌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,一个阴谋,她想紧紧抓住张健,不择手段,拉着他一起跳槽。她这样想着,白嫩的脸上不由浮出一丝冷冷的笑。

女人的漂亮,有时候,就是一张通行证。柳琳不仅漂亮,还很聪明,会拿捏着分寸讨得男人的好感。张健不仅分给柳琳四五个客户,还亲自出马,带柳琳见客户、谈业务。柳琳不知不觉对他产生了依赖感,每次跟客户谈判都想拖着,特别是新客户,张健不出面,她便有些不知所措,非要等张健有时间陪着她,才去谈判。张健更多的精力投放在自己的业务上,而

且,他从不带别人认识自己的客户,他的口头禅就是老婆可以是别人的,客户必须是自己的。不过,在他忙完自己的业务之余,他还是十分乐意帮柳琳的忙,经常陪柳琳去见客户,跟客户吃饭、唱歌。这让部里其他人员很吃醋。孙胖子就调侃道,太阳也能从西边出来,张经理也会做雷锋,醉翁之意不在酒吧。部里的人,百分之百都认为张经理对柳琳是另有所图的。

张健真的心怀着鬼胎。八月的一天晚上,张健陪柳琳请外地的客户吃饭,结束以后张健开着车送柳琳回家。

夜很深,车在城市的夜里行驶,四周灯火闪耀,月亮出来了,从浓厚的云里钻出来的,一轮月芽儿,被云遮挡着,朦朦胧胧的。

车到江西路,柳琳说到了,健哥,谢谢。车停了,柳琳打开车门,准备下车,张健扯了扯她的衣袖,说,就这么走了,说会话吧。他说着,伸手越过柳琳的身体,去关柳琳刚开的车门,他关了一下,说没关紧,又用力拉车门,胳膊横在柳琳的胸前,借机故意蹭着柳琳的乳房。柳琳的呼吸紧了,她下意识地躲闪,但是,他的胳膊贴得太紧,躲避不了。柳琳此时想到一部很畅销的小说,那里面男主人公调戏女孩的举动,跟张健的很相似,她想张健一定看过那部小说。她这样想着,心里一阵窃喜,身体也一下子放松了。她不动声色,等张健蹭完了,才说,别在这儿聊了,上我家吧,我家里还有蓝山咖啡。

他们下了车,上楼。楼道没有灯,还堆了些杂物,柳琳熟门熟路的,便牵了张健的手。两个人摸索着上到三楼半,柳琳放慢脚步,望着楼梯外的天空,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张健问,怎么啦?柳琳停住脚步,说真想从这儿跳下去!她的目光,呆呆地望着窗外,对面的楼上的灯光仅亮了几盏,夜色凄冷。

张健愣怔了一下,用力攥住她的手,他弄不懂柳琳怎么会这么哀伤,甚至是绝望,便说,你怎么会这样胡思乱想,来,我抱你上楼。他说着,一把将她抱起,一步步登上楼。他们进了屋,疯狂地亲吻着,跌倒在床上。

张健躺在床上,他闭着眼睛,回味着,脸上露着一丝满足的笑。张健结婚已经五年多,但是,他跟妻子从没有过这样的激情,他跟妻子做爱从来都像温吞水似的。柳琳似乎一下子激活了他压抑的心。他很快陷入迷恋状态,经常以各种借口,不回家吃晚饭,在柳琳住处一呆就是大半夜。

那天晚上,张健跟客户一起喝过酒,又想起柳琳,如饥似渴的想念。

张健来到柳琳住处,激情燃烧过后,柳琳偎在他怀里,一语不发。往常,柳琳是会跟他说一些话的,很随意地说。柳琳今天却似有什么心事,一直沉默着。良久,柳琳突然冒出一句话,你是不是想回家了?张健一愣,他心里的确在想回家,时间已过子夜,上楼之前,他把手机电池卸了,不然,老婆早将手机打爆了。

柳琳没有等他答话,接着说,健哥,你早点回去吧。

张健没作回答,他不知道该作怎样的回答,只是不停地用手抚摸着柳琳的后背。柳琳的皮肤很细腻,她的后背更是细腻而滑溜。

柳琳突然挣脱开他的抚摸,坐起,说健哥,我们结束吧。

张健坐起身,抱住她,问怎么啦?女人善变,柳琳的变化,让张健有些不知所措。

柳琳流泪了,她说,健哥,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?晚上,你走了,留下我一个人,孤零零的,那是一种什么感受呢?你的体温还留在这里,人却走了。我跟你这么长时间了,却连一个完整的夜晚都没有,别人相爱了,可以手牵手,一起逛街,一起看电影,而我呢?我跟你一起走路都怕别人看到,你知道吗?你知道,一直在黑暗里的感觉吗?

张健懵在那里,他甚至感觉有些窘迫,他不知如何回答她,只是抱住她,不时拿纸巾为她擦掉眼泪。他突然说,别伤心了,今晚,我不走了。他说这话时,神情有些悲壮,似乎是赴一场生死决斗的约定。

张健最终做出了离婚的决定。

张健的妻子是一家工厂的技术人员,因为工厂效益差,前年,她便下岗了,她出去找了份工作,干了半年不适应,辞了,一直在家里呆着,张健也不愿意她出去,他觉得她忙忙碌碌的,挣个千八百的没意思,不如在家里照顾家,教育孩子。她也不愿意出去看别人的冷脸,她是搞技术的,找不到对口的专业,她很不适应,便安下心来,在家里照顾孩子,照顾家,对外,她很风光是个很时髦的“全职太太”,对内,她则是全职保姆兼太太,她喜欢这个角色,张健和儿子成了她生命的全部,张健更成了她生活和生命的支柱。

她坚决不同意离婚。当她知道张健要离婚是因为有柳琳的插足,她几乎快疯掉了。她不想放弃张健,便不敢对张健撒气,她一次次去公司找柳